勤學筆扈密

有易居

隨筆

錄錄疇辭箴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勤有堂隨錄

陳櫟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勤有堂隨錄

# 勤有堂隨錄

元　新安陳　櫟壽翁著

學者規模貴大．工夫貴密．規模不大而工夫徒密．則狹隘而無以受道之廣大．工夫不密而規模徒大．則疏略而無以造道之精微．譬如一片屋閒架大矣而無門無壁．是何等屋．裏面雖飾極好而閉塞卑陋．又何足取．

學者少年不要十分英發．如王弼注易．固自不是．然亦不易．僅二十四歲而死．晉時人見稱于世．其清虛無實也如此．

陳安卿當爲朱門第一人．看道理不差．其文字純正明暢．黃直卿、李敬子、多有差處．

方虛谷自稱子方子．此習於世俗而不考古人之過也．取何休公羊傳注一看．則不敢下矣．爲趙某作翠侍題詠序．稱其人爲子趙子．他亦何敢當．朱文公只稱子周子、子張子、子程子．別稱何人．

江事天頗有見識．但平生有一件不是．見土木偶直溺之．程子謂凡有人形者．皆當敬之．豈可如此．能不信他便好了．

眞西山之學．自詞章成後．方用力於性理．

關尹子書．乃三國六朝以後人託爲之．竊老莊之近似．而雜之以術數之小巧者．其說亦有可喜者．有一

節云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老警乎少壯之說他書之所罕言人之老也智慮有昏耄之漸豈可恃其年高而忽少壯之言哉師老成此爲少者言之警少壯此爲老者言之

江古心江東漕司勸農文有云良農竭力盡分勝如士大夫文貌虛僞此語深可喜

人之情僞無限只如呂成公所謂彼之詐雖萬而不足我之誠守一而有餘又如孔子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要說先識破他

程文簡公泰之大昌窮經考古之學極高乃姪正惠公從元卓之文固善官至同知樞密

胡季隨學于朱子讀孟子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一句朱子問如何解季隨以所見對朱子以爲非且謂其讀書疏莽季隨苦思成疾要之亦不必如此且丟下在此別去理會或可因彼而明此

世俗相襲稱朱子爲文公先生繆甚文公自是謚下面如何添得先生字晦庵先生可也

今人多是外有餘而內全無虛驕輕剽若此者不可學其高於我者當學之溫良恭儉讓都要學切不可謂能動筆便自負大抵自下者人必高之自高者人必下之

士不可以不宏毅作下工夫說虛谷把作氣質說誤矣

今人多就皮膚枝葉上用工雖曹宏齋亦然後來于本原上用工終不甚深厚此公天資高虛谷又是一樣宏闊之高宏齋于時文一邊見滋味深陳了翁稟天地間純剛至正之氣躬行過於致知作詩似非

當行。

宏齋每歸休甯。其族人爭相留款。公曰。喫無錢之酒食。害有益之光陰。遂亟去。

學朱子之學而精到似程。勿齋者甚少。此公才質鈍。只是勤。其文字頗絜煩。學問精到絜煩得好。

范稱發名起。居休甯。自號尺山老人。著井觀雜說。多不足取。姑摘其中二條于此。曰。古者有南子我。太史公曰。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孔子家語同辭。家語後史記出。想孔猛作家語。王肅註家語。爲司馬遷所誤耳。按左氏傳。哀公十四年。闞止子我事齊簡公。與陳恆爭寵。屬徵攻公宮。不勝被殺。夫宰予在聖門雖累遭訶斥。然而言語居四科之次。與子貢竝稱。必不至弄兵君側。以速大禍。況子路及難。夫子且哭問拜弔。至于覆醢。齊之亂。夫子請討。魯論與左氏備載顛末。今子我身戕族夷。禍逾于路。而無一言及之。豈聖人師生之情。獨貌於子我哉。假使不悲其死。亦當有以責其死矣。然則王肅受誤于孔猛。孔猛受誤於太史公。而太史公受誤于子我之名歟。班固以文直事核史遷贊。博物洽聞劉高贊。許之。在愚其敢輕訾。然尙論古之人者。不知其人可乎。

柳子厚漁翁詩。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淸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南城童宗說音註。欸、音襖。乃、音靄。新安張敦頤音辯亦無異說。今按玉篇、類篇、廣韻、集韻。欸、從矣從欠。倚亥反。相應聲也。乃、曩亥反。此字之本音。語辭也。皆無襖靄音者。文簡程公演繁露。謂舟人于歌聲之外。別出一聲。以互相其所歌。今徽嚴閒舟行。猶聞其如此。若然。則倚亥曩亥二反。正似舟人相歌之聲。又何必於篇韻

外特創二音而後爲得耳。

方虛谷文云。學者臨川而四明。文也永康而東嘉。臨川、撫州郡望。陸象山、撫州人。象山之門人。慈湖楊簡敬仲、四明人。四明、明州慶元府也。陳亮同甫、婺州永康人。葉水心、溫州人。溫州郡望、東嘉。水心雖非同甫門人。然亦與之游從。同甫之墓。水心銘之。有云。我覺子覺。詆濂喝洛。黃直卿、李敬子之守可移乎。象山之學。實流爲禪。專以覺悟訓學者。以我之覺。期子之覺。而詆斥濂溪周子、伊洛程子之學。有禪家呵佛罵祖意。黃榦、字直卿。李公謹、字敬子。皆朱子門人。上足。能守朱子之學。而不爲象山所移者也。其間同門亦間有所爲移者矣。水心自建康帥閫病歸。不復出。大肆力于碑銘記文。四方甚重之。陳筠牕、名耆卿。字壽老。吳荊溪、名子良。字明輔。二人皆宗水心。爲文雖奔走其後而追之。終莫能繼。此見乾淳間有此樣學問文章。皆不以正理爲主者也。

所謂稚變而來。老化而去。天地間萬形。皆自無而變爲有。自有而化爲無。物之稚者。自無變有而來。物之老者。自有化無而去。來、生也。至而伸也。去、死也。返而歸也。此八字括盡人物死生始終之理。

程泰之禹貢圖。不愜人意。不能使人一見了然。其所指山水地名。徒添出後來者。愈使人惑亂可無。

夷堅志。乃容齋洪景盧邁又號野處、謚文敏公。借以演史筆虛誕荒幻。明明如此。今謂莊列爲虛誕荒幻而廢之可乎。此二字出列子。夷堅聞而志之一句。謂未嘗見其事而記之耳。夷堅、卽左傳中所謂庭堅。卽泉陶也。凡三十二志。趙與時賓退錄。述其序意甚詳。說夷堅二字亦一序。今坊中所刊。厪四五卷。後

面多有益于人。不盡荒誕。惜無原本。

宏齋文字中屢用軼字。嘗面問之云。滿字之意。問所從來。云見人用之。卻不言何人。按左傳。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乃車相逾過之意。未見滿字之訓。既未知所本。不如勿用。愚按軼字亦軼轍三音。莊子奔軼絕塵。楊子問東賦。軼五帝之遐邇。王褒有軼才。東坡始皇扶蘇論。軼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洪光弼皓中和堂記。今天子紹開中興。遠軼孝宣。皆超過之義。所謂士然而居。恐只是塊然而處之意。風然而休。恐只是轉文。其去也風休之意。乃是以死字實字作活字虛字用之。然大奇矣。不可爲法。

劉辰翁字會孟。號須溪。江右心之愛友。文字有好議論。惜無全篇純雅者。其學不自朱子來。是其天資高。後來漸漸迂僻。如註杜詩。多說得迂晦。教人費力解說。可怒。其人好怪。父喪七年不除。以此釣名。

楊誠齋亦開氣所生。何可輕議。其詩文有無限好語。亦有不愜人意處。文過奇帶輕相處。蓋自莊子來。

程文簡公易老通言。光宗喜老子。此書投合光宗。其强合處節去其單解老子處自好。

文所以明理。必明理然後能作文。必講學然後能明理。講學當於何下手。不出乎讀六經四書而已。六經非大儒不能盡通。初學且先通一經。四書亦當讀之有次序。文公定法。先大學。次語次孟。末及中庸。今皆當按此用功精熟。以看四書。窮一經。然後讀與雅程文以則傚之。又求之古文以助其文氣。曉其文法。雖大儒教人。亦不過如此而已。

論孟集註。只在熟讀精思。貫穿透徹而已。先且要記得一部四書在我胸中。不靠印本。提一段首句。便衝

口念得下面細字。然後卻問自得之妙。所謂自得之妙。在各人自得。談不容聲。難以語人也。

黃山谷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儕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予嘗欲隨欣然意會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于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入其門耶。後學後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過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程斗山雪詩云。良謀雖已禽元濟。勝賞無如得李廣。誠齋雖嘗借李廣言牛尾貍。然恐不可只作如此用之。又古詩云。欲騎楊州鶴。不食武昌魚。楊州猶可上。武昌不可居。對巧意未粹。吾甥仲文詩云。雨添新水半篙綠。風減殘花幾片紅。工而妥。又梅花詩云。淡勻姑射仙人貌。清奪林逋處士魂。奪字未妥。當改作返。

嘗讀胡餘學作壽慶樓記云。文字頗細。然卻自好。大凡作文字如裝戲然。先且說一片冷語。又時時說一段可笑之話。使人笑。末說一段大可笑者。使人笑不休。又曰。此記出宏齋後只將仁者壽積善餘慶兩句來反覆議論。竟無一字相犯。難得。

# 學易居筆錄

俞鎮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學易居筆錄

# 學易居筆錄

元　崇德俞　鎭伯貞著

易曰。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故于國有不聞。于家有不見。隰朋所以事齊也。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呂端所以相宋也。獄市不擾。曹參所以佐漢也。不癡不聾。不爲家翁。子儀所以有終也。察見淵魚。斯爲不祥。聰明好察。是謂近死。故曰。勿察察而明。

周尙文、殆非也。周視商則文。非尙之也。欲其質而不可也。民之質矣。以祈于鬼神。以爲其君福。豈尙文乎。先進之從寧儉之意。聖人之情可見矣。乞巧文賤巧。拙賦貴拙。舞文之誅。先贓吏。喬夫之對。後上林。皆以挽世趨也。

張雎陽詩云。安知天地心。然張潮以天道說之。則確乎其不可奪。可謂正誼明道。不計功利者也。諸葛出師表。意亦如此。忠臣一道也。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上蔡讀史。與明道異。非必背而馳也。象山云。作文苟且。卽是不敬。程子作字時甚敬。云卽此是學。故道之與藝一理。

雞之伏卵。不至其日則戕。果之不時則不可食。故曰化不可爲也。又曰。不可助長。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否之象曰儉德辟難未有難也何以言辟否之時仕則難矣故詩曰孔亟且殆漢時魏桓告其鄉人者是已君子固不能爲胡廣之中庸馮道之長樂以免難也見幾而作明哲保身知矣哉

誠自不妄語始言常失之多也誠信訛詐字皆從言以此

白圭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計然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亦是識得陰陽消長之理老子翕張取與皆然其所以異于堯舜之道者有意無意也

百藝百窮九十九蔇空言多則不精也鄙語雖小可以喻大

紅顏多薄命非失身則夭若寡自古而歎之以爲造物者若害其美也予獨以有人事焉蓋有尤物必將移人懷璧之罪誠難免耳故非美而豔則何至篡于人而非二姬則豔安從生哉此可推而知也

樂羊爲魏將與莊子林回之亡同意

仲尼探元化一章似接輿語以幽鴻誚鳳

崔顥孟門行言人心之險于孟門也

柳子行路難以喻炎盛至風臺露榭則死灰不復然矣

王仲初猛虎行本侯景謂紹宗宇文謂賀拔意唐太宗亦以是蓄李勣悲夫

楊白花蓋惜時也或以爲刺后德之亂楊白人名也

杜詩無貴賤不悲無富貴亦足蓋莊子榮辱立見所病之意至罵及結繩亦祖蒙莊

粉蝶過牆。疑春之在鄰。而不知已皆去也。傷春之詞也。

日月籠中鳥。言一往一來。乾坤水上萍。言一依一附。以小喻大。

李杜之詩。一則玉潤。得之自然。一則金精。得之鍛鍊。天人之分。固較然矣。然李常自言其志。杜則有耽句而欲驚人之癖。此又其所以不同也。

秦舞陽殺人莫敢迕視。及至秦庭。則變色。猶是有秦王也。

正士失之拘。通人失之詐。于魯兩生、叔孫通見之矣。兩生斥通所事且十主。非其人。天下初定。瘡痍未起。非其時。不亦正乎。曾不思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而武城雖小。非禮不治也。見武王周公之然後大行。而不知文王之治。無二禮樂也。是其拘也。通斥兩生不達時變。用緜蕞正君臣。以革其拔劍擊柱之陋。不亦通乎。而通之意。不以輔世長民。而以希時取寵。故所就多尊君卑臣暴秦之緒。而無復闕雎麟趾周官之法。是則通之詐也。

漂母以施而冀報爲恥。故怒。與田疇讓爵。恥賣盧龍之塞。屠羊說辭賞。復返屠羊之肆。魯連辭金而肆志。介推逃祿而立槁。皆卓然不欺其志也。後世施恩不報。則以爲難。悲夫。

大義滅親。則以其義之至重。而不能使之無絕也。君子蓋傷之焉。管蔡、叔牙、石厚是也。若秦王滅親以有天下。樂羊滅親以圖功名。則是養一指而失肩背。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

程子舉漢儒近似者。以仲舒、楊雄竝稱。竊惑之。子雲自不識字。安得爲儒。其可謂博學能文之士矣。

求仁得仁。非以正行也。故不見知不悔。天下非之不顧。而莊生以爲死名首陽之下也。悲夫。流芳遺臭之言。自此語誤之也。

烈士徇名。史遷以擬伯夷也。王鐵鎗諸人。意皆如此。至莊生譏之以臧穀。東晉述之棄滅名教。遂有不如一杯酒之論。嗟乎。彼安知性與天道哉。

女媧曰屈平以鯀爲喻。鯀、倖直士也。謂之凶人何哉。蓋仁莫如進賢。不仁莫如媚嫉。鯀始以方命圮族見疑。竟以此敗。蓋私智日用之人。鮮不爲國大患。非不有湮水之勤所傷多矣。堯方明目達聰。舍己以從天下之善。而鯀獨圮族自用。惡能容於休休仁人之朝也哉。

范景仁以司馬當國。不復仕。所謂善與人同。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也。其用心亦大矣。

公孫述長清水。稱神明而卒亂蜀。王安石行青苗。稱便而卒亂天下。不可大受也。龐士元非百里才。而爲漢名臣。不可小知也。

昔人有車以便人。不敢借也。而焚其車。君子之責己蓋嚴矣。不假蓋護其短也。其責人也蓋恕矣。

耳目諸竅。異學謂之漏。故養生家便液卽閉氣而祕方。便液固齒。可以已齲。皆是理也。漏且愼之。況勞神搖精之大者乎。

佛學有南頓、北漸。是有二法門也。當是人品不齊。根性利鈍異爾。如三獸渡河。有難有易。河則一也。

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雖荒唐之詞。而有見靜之理。

釋氏外形骸。空萬有。而先儒謂其自私自利者。何也。私其精神。故曰不滅。私其生。故曰無生。非眞能空之外之也。

以盜之賊民也。以兵去之。不善爲兵者。兵反爲盜矣。盜之賊民也小。而兵之賊民也大。故曰。寧逢赤眉。毋逢大師。是民重困也。惟疾亦然。故藥不可不愼也。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志壹之動氣也。如裴晉公二宋之事是已。蓍天窮通。有一定之象。而古今所傳。延齡減算。錫福用極之事。亦時有之。而亦莫非命也。故曰。神不可知。蜂目豺聲。以成弒。熊虎豺狼。以滅宗。此氣之至駁。而性之甚蔽者也。然使商臣、食我聞而改反焉。安知其不爲有相無心相隨心滅乎。

陰陽往來屈伸。常也。時而變焉。君子不謂之常也。釋氏輪迴。時時有之。仙人沖舉。時時有之。亦不能以易其屈伸往來之常。曾子之伯有之厲。久則散焉。而儒者往往惑之。不亦誤乎。

置水于澤。久則魚生焉。盎醯于缶。久則蜎集焉。孰爲輪迴乎。長平四十萬。新安二十萬。皆輪迴何所乎。故知羊祜探環。日月偶符。皆事理或然之變耳。

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情之自然。而非有以取之也。故察淵魚。謂之不祥。寄獄市。期于不擾。不欲爲盜之主人爾。

咸動艮靜。咸辭皆凶。艮辭皆吉。聖人主靜。君子愼動之情見矣。艮非無所爲也。動靜不失其時。則常感常寂。艮其輔而曰言有序。非默而已也。

割股以事親。不知禮也。不知命也。割股而有一毫爲名之心者。其歸與吳起殺妻、樂羊食子同矣。

文子舉筦庫之士。不屬其子王猛相秦。不私其子官。非遠其子也。大而石碏之滅親。微而韓億之索杖。非不爲其子隱也。一切溺愛。任情禽犢矣。

儉兒之言曰。我入人之室。雖逐吾者千百。讙譟我。我不畏也。主人常不利焉。吾出在野。卽一二輩逐而譟。我敗矣。此可以知兵矣。賊在內。死地也。愈孤愈奮。在外。生地也。愈衆愈離。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諒哉是言。故不疑而卜。如其義也。如其道也。是無勇也。如其非義也。如其非道也。是徼幸也。古今之以卜敗者多矣。非神之弗告。蓋卜之不當耳。

專直翁闢自天地不能以常張也。可以人而不嚮晦宴息乎。故夜居于外。弔之可也。

顏氏樂而夭。禹稷憂而壽。壽夭、天也。盡義而已。孔明不逆成敗利鈍是也。雖然。罰二十以上必親以覲。楊騩之苦口司馬之傍觀。則義亦有未盡者乎。

孔子之窮。顏氏之夭。或曰天之未定也。或曰天之不可詰也。於是蘇子救之以天定有後之說。昌黎、禹錫著論紛如。余以爲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壽。則治大德不受命窮而夭。則亂治亂命也。循環之數。不得不然。猶晝而陽明勝。夜而陰濁行。夫豈天之得已哉。四凶之於堯。猶魑魅之在晝也。三仁之於紂。猶芝蘭之被霜也。不知晝夜春秋榮悴之理。而以怨天尤人。是之謂不知命。

# 筆疇

王達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筆疇

# 筆疇序一

宋歐陽公嘗曰。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亦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者。不一二存焉。嗟乎。自宋至今。著書之士又不知爲幾千百人。篇籍之浩繁。誠不啻汗牛充棟焉爾。而得存於今。必可傳于後。不致散亡磨滅者。其能幾何。是非皆其文章之不麗。言語之不工也夫。固曰。虛車之飾輪轅者。藝焉而已。否則出於山巖屋壁者。亦嘗有之。而此又何獨強之不行。行之而不遠乃爾哉。國初王學士達嘗著書曰筆疇。其言多主柔伏退遜。雖若出於老氏之緒餘。然而聖經賢傳。良多輔翼。時情物態。每加鍼砭。究其文義。則固濂洛關閩之流亞。實欲附離儒林。匪慕優繇文苑。蓋庶幾不徒虛飾輪轅者。故當時大夫多諷誦之。而印板幾徧天下。先君子曰。亦以其能近人情爾。非確論乎。歲癸巳。梅巖毛公既取其行世者三十二篇刻之家塾。然每以未見全書爲恨。屬者潘子歸自京師。遷出其所得別刻畀之。又爲篇五十有五。毛公喜。卽鋟刻焉。而間欲箕數語以識歲月。箕惟曩讀學士所著天游集。見是書寔附其後。釐爲上下二卷。凡計之百有七篇。今新本尙闕其三。一因復爲校讐。正舛譌殘蠹。通付以重刻。而略述己意如右。亦以見言之不足恃。而著書者無庸徒飾輪轅也。學士字達善。別號耐軒居士。常之無錫人。洪武中以明經薦爲縣學訓導。

改大同府學。是書蓋成於當時。後遷國子助教。永樂初入翰林爲編修。未踰年進侍讀學士。居四年。乃終于官。箕見舊刻序文。皆不能著其名氏。故詳及焉。毛公名淵。字彥深。梅巖則其自號。少保文簡公弟也。平生夷雅好文。最爲文簡所鍾愛。觀於茲刻。則其人可知已。長白山人太倉陸之箕序。

# 筆疇序二

昔子貢聖門高弟也。問終身行之之要。子曰。其恕乎。蓋恕之一言。其旨約。其施博。其辭簡。其理該。子貢學將有得。始及此語。（自此以下）不一一告也。近世學者。未及聖門。所不一一告者之賢。是以口誦聖言。日習聖訓。卒無裨于身心。其如處己接人何。筆疇三十二篇。辭雖若繁。大旨不外乎恕。以恕告人。曾不知所措手處。持筆疇以相傳誦。使人醒心肯首。擊節歎賞。若有得于聖言所未發者。蓋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味筆疇之言。亦世儒發攄素負以告人。冀在易知易從爾。讀之者不能繹其指趣。驗于身心。則恕之約無益也。筆疇之博亦無益也。苟能沉思默會。逐一推行。由此而折衷于聖。所得其可量歟。予弟文和、嘗授是書于錢塘祝俊民氏。俊民不欲私于己。而受梓以廣其傳。梓成徵序于予。予與俊民從兄爲同榜且聯姻。義不可辭。故摘其立言之肯綮而爲之序云。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修政庶尹南京尚寶司卿前兩京吏兵二部文選職方司郎中姚江立峯孫鑨撰

# 筆疇序三

人生日用間事物之來。不過處己接人二者而已。然人之生也。氣稟不齊。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嘗觀賢智者涵養有素。日用之間。處己而已。不屈接物。與物無忤。愚不肖者。不至於失色。必至於失人。每欲戒此法彼。竟莫知其所從入之路也。一旦同邑韓君文亮有滇南少參之擢。別間談及處己接物之難。因出古人所作筆疇見示。觀其中所言句句皆切己。條條皆實用。誠處己接人之要道也。所患者特人信之不篤而已。苟能篤而信之。不但處己接物之間得其道。則雖聖賢之域亦可馴致矣。故命工鋟梓。與衆共之。智者固不必用此。則夫次於賢智者。若能留意於此。日用之間。未必無助云。

賜進士第奉議大夫浦吏司郎中福清林樞撰

# 筆疇

## 卷上

錫山王　逢著

余以駑蹇之資。遠居塞外。親戚朋友。鮮無一人。靜坐荒齋。心口共語。天理人情。殊加有省。假彼墨卿。以抒衷曲。命曰筆疇。用以自戒。

歐公言。有山林之文。有館閣之文。山林之文枯槁。道不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館閣之文溫潤。得位於時者之所尚也。然文章者發於性情者也。不可以矯僞而成也。居館閣而言山林可也。居山林而言館閣不可也。何也。居山林而言館閣。則慕富貴之心重矣。處貧賤而慕富貴。是何志邪。道濟於一時。德孚於上下。而其心不忘乎山林。自非不以富貴動心。澹然無欲者不能也。惟司馬公輩可以當之。

富家有一子。愛之不啻金玉也。求二乳母以字之。二乳母因主人之篤愛也。亦篤念之。子將冠矣。博奕好飲。酖色俱荒。一乳母曰。主人之所望者此子也。吾所以食所以衣者此子也。盍亦告其父乎。於是以其子之過。告之於其父。其父曰。汝賤人也。烏可以賤而議貴哉。怒而逐之。一乳母亦曰。主人之所望者此子也。吾所以食所以衣者此子也。盍亦戒其子乎。於是以其子之過。戒之於其子。其子曰。汝仰食於我者也。烏

可仰食於我而又彰我之過哉。怒而逐之、嗚呼。使二母不言邪。則不免於徒食之罪。使二母言之邪。又不免於見怒而逐。然則徒食之罪重。怒逐之事輕。食人之祿者。寧去此而就彼。

天地一陰陽也。人身一陰陽也。人身之陰陽不外乎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陰陽亦豈外乎人身之陰陽哉。天地一人身也。人身一天地也。人身人動靜。天地之動靜也。分而言之。動自動也。靜自靜也。合而言之。動根於靜。靜由乎動也。一呼一吸。人之一息也。而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三萬三千七百餘息。天則行九十餘萬里。人息與天行齊。四體於是乎順。百病於是乎消。一有愆焉。始爲衆病之所襲矣。是故君子貴修身以俟天也。然則天之所以行。人之所以息。孰從而宰之。曰太極。太極陰陽之本也。天地之心也。動靜之主也。嗚呼。善事天者當洗心而密察焉。

羣人中喜談禍福。假相法占卜以期人之吉凶者。此亦輕妄之一端也。夫卦之六十四。爻之三百八十四。一卦有一卦之吉凶。一爻有一爻之進退。循之則反凶而吉。悖之則反吉而凶。造化無窮之妙。聖人憂世之心。曷其至哉。昔郭景純以占卜鳴世。而不免於王敦之禍。豈非知卦爻之吉凶。而不知人身循悖之機耶。王敦賊臣也。而景純從之。可謂不擇其所從矣。是卦之使然歟。抑景純之自取歟。或曰當元帝永昌改元。敦以景純爲記室。景純亦知敦必爲亂。亦知己必預禍。故不得已而從之。爲此說者大不然。景純之所以精於卜筮者。正以趨吉而避凶也。何不北走燕南走吳而隱跡。或曰人爲命數之所囿者也。景純所以

不去者亦自知命數之不可逃也吁是不然南山有飢虎卜曰必不啗人從之遊何如景純之從敦何異與飢虎遊耶可不可嗚呼又安得夫知易者而與之論造化哉（簨按學士所著復有書詩二經法當時亦多宗之觀此則又得易之心法也已）性者一理渾然不容一物與天地同其大與日月合其明古今此性也天地此性也聖賢此性也愚不肖此性也古今非此性不能遠天地非此性不能立聖賢非此性不能成愚不肖非此性不能生性也者道之大原與性其性者聖人也反其性者賢人也戕其性者愚不肖也性之者天也反之者人也戕之者禽獸也人之者雖少天之者尤少禽獸之者曷其夥哉

客有自東勝來者言王昭君之墓之異黃土一堆其勢延袤或朝升而暮降或朝降而暮升隱隱隆隆如浮玉然與造化相爲消息兼之茂草瓊芝青苔綠葉雖寒烈之際北霜之久而不見其衰零也予聞而爲之嘆曰天下焉有是理焉有是事哉當夫漢元帝時石顯專權弘恭用事小人賊殺大臣而且不知當此之時大權下移銅鉦荊棘此乾坤何等日耶昏庸如元帝於朝庭略不加意而獨以一婦人和親深可笑也設使朝廷得昭君而不侵朝廷亦必亂矣雖然昭君遠嫁匈奴而不死於中路及至見腥膻而後亡不亦晚乎生既不烈死安有靈使其墓與造化相爲消息決無此理嗚呼史稱元帝柔嗣文義優游不斷而於和親一事乃能斷之昭君亦何苦哉越數日有一儒者自東勝來予詢之果誣也（簨按前漢書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皐立爲復株絫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觀此又不但一見腥膻而卽亡其居寧廬爲閼氏蓋久矣死而無靈尚不足辯但青塚之說其來甚遠意者天故異之以貽漢家之辱耶漢其餘死而國者非止昭君一人

惟楚主解憂。老得歸漢。其餘死而葬其土者。未聞有異。何獨於昭君而有是邪。且後人作爲歌詩以嘆昭君。後遂稱爲明妃云。之者。不一而足。又不知昭君何以獨得此於人邪。昭君名嬙。昭君其字也。石季倫以觸晉文帝諱。改曰明

先淡後濃。先疎後親。先遠後近。交朋友之道也。世之人喜於目前。而不慮於日後。一言。稍合殺羔羊。具美酒。出妻子。傾肝膽。雖絲竹無以喻其和。雖金石無以喻其堅。惟恐心之不結。頸之不刎。情之不通也。及乎片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則怒心斯生。各相厭斁。凡昔日出妻子者。造之爲是非之根。傾肝膽者。畜之爲讎詰之本。其和且堅者。變之爲干戈矛盾之相仇矣。不亦深可戒哉。是故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者。不過以義相合爾。吁、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濃如醴。水雖淡久而味長。醴雖濃久而怨起。吾聞之古人云。（箕按此篇先評事甘泉蕞殘錄采入云。）

察其言。觀其色。究其心。約交之道也。聖人云。汎愛衆而親仁。汎愛衆。固美事也。然不親仁則流於曠蕩無節。而不知所歸矣。今有人焉。其言甚甘。未足信也。必也察其色。其色甚和。未足信也。必也究其心。心與色同。色與言合。此必正直忠孝之士也。與之交則無悔。其有欲言不言而藏鈎鉗之機。欲笑不笑而含押闔之意。此必奸人也。由是而知其心矣。欲與我交其可哉。遠之可也。敬之可也。交乎心則不可也。

陽善陰惡。古人之所言。然陰陽一氣造化也。造化一陰陽也。豈有惡哉。嘗推其意而論之。以謂稟夫陽氣之多者。其人仁。稟夫陰氣之多者。其人酷。傑紂非不仁也。陰氣之多失其仁也。大凡黑風暴雨。飛沙拔樹

者。陰氣之惡者也。明星朗月。和風甘雨。陽氣之粹者也。雖然陰而爲陽。陽而爲陰。理無定也。小人可爲君子。君子可爲小人。理無定也。又烏知改過自悛。而不至於顏孟之域哉。

昔甯嬴識陽處父之剛。以爲華而不實。怨之所萃。犯而聚怨。不可安身。信哉斯言也。大抵好剛之人必悻悻。悻悻必驕人。驕人者難乎免於世矣。天壤間善人少而小人多。吾以區區之才。而肆其悻悻之氣。小人如之何而容我哉。甯嬴可謂知人矣。此處父之死於賈季也。（箕按。仲尼曰。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蓋學以明理。自無其蔽。何爲有害。是故變化氣質。必在乎學。處父之死。不學之過也。）

昔臧文仲教季文子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烏雀也。夫所謂事之固可矣。所謂誅之可乎。蓋不忠之人。天地神明之所大惡。雖未能誅之。而有誅之之理。況文子司寇也。文仲教之。豈爲過哉。萬世之下。有不忠於君者。聞此吾知其毛髮凜然矣。

鄭伯敗楚師於柳縈。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吁。君子小人所見不同。以小人見利於目前。君子深憂於後日。古人以小事大。禍猶不免。況乎以小勝大者。奚免於禍也。若子良可謂深憂者矣。鄭伯異日。牽羊肉袒乞憐於楚。不亦悲乎。

客有問於予曰。子臥病幾半載。一炕之間。蕭然無有也。子臥病於炕。身不少動。氣不少息。一語不發。帖然寂然。宛然木偶。飲食不嘗。當斯時也。子何以用其心乎。予曰。予無所用其心也。以謂天地賦我。豈欲予病

哉。今日之窘且病者。有物使之然也。予之不語者。恭俟其命也。人見予苦於昭昭之際。而不知予心恬於冥冥之中也。客笑曰。此子忘有爲之身。而信無聲之理。宜乎窮且病也。

信步行將去。隨天分付來。此古人之名言也。然予嘗改之曰。順理行將去。隨天分付來。如此則理直而詞順。爲無病矣。何則。謂之信步則有荒唐不檢之患。何所爲而不爲哉。彼蒼蒼者非天也。天之形氣也。存乎人心而不去。宰於萬物而不頗。此所謂天也。求天於蒼蒼者爲甚急。忘天於方寸者爲甚緩。如之何而天應邪。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福皆自己致之也。若曰信步行將去。則日用之間。無所用其心。幾於老佛之學矣。其可哉。（箕按此論信步二字之非。深有益於心學。但愚意欲易順理爲素位。蓋天地也。所謂存乎人心而不去。宰於萬物而不頗也。）

修德者吾之當然也。人不能修德。則人於禽獸矣。是以高明之士。知此理不可不行。故動靜必求於理焉。循此理矣。寡其過矣。脫有患難命也。不以吾之德責報於天。天亦何心者邪。天若可責。顏孟責之矣。德有慙於顏孟者哉。

小人不知天命。窄胷溷矣。其心必曰。爲善未必得福。爲惡未必得禍。殊不知天數乘除。亦必有定。但報應有其時爾。古人有言曰。天定亦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雖然自古爲惡。未有不報之理。不歸其身。必歸其子孫。（箕按此即先儒天有記性無急性之說也。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申包胥之言。蓋出於此。然此亦特論其理爾。借使善惡無報。則我遂可爲惡而不爲善邪。前篇修德者吾之當然不可以吾之德責報於天也。此說近之。）

體涵諸用。用根諸體。天地之造化。聖人之功業。一出乎體用而已。易曰。顯諸仁。用根於體也。藏諸用。體涵諸用也。此體用之學。所以爲聖人之學與。

君子之學非爲富貴也。此心之理不可不明故也。爲富貴而學。其學必不實。其理必不明。其德必不成者也。富貴之來。無心所得。不然。潛居抱道。沒齒無怨。

佛氏言苦樂逆順。道在其中。雖其教不倫。至於如此之言。則甚有理。夫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隨所寓而安者聖賢也。何有苦樂逆順之異哉。苦樂逆順勢固殊也。以我道處之則無不可。名者實之表也。實者名之本也。有其實斯有其名。名過其實。斯君子之所恥也。蓋善人君子之用心。寧有其實而無其名。不願有其名而無其實。何也。一時之虛名取之於偶然。終身之恥笑貽之於他日矣。

東坡謫居瘴鄉。惟盡絕欲念爲萬全之良藥。嗚呼。瘴鄉非吾土也。風氣既殊。水土飲食亦別。目之所見者。無非惻心者也。心之所感者。無非動心者也。自非百念灰冷。何能不內傷哉。欲不可盡絕也。惟居瘴鄉患難之中者則可。

世人所以不達道者。正以浮幻相纏役無了時故也。苟能勘破世故。則虛名薄利。皆足爲吾身之害。古之人所以適其適而不適人之所適者。爲己重也。

粉白黛綠。世人皆以此爲樂。一死之後。亦復以爲樂乎。世人所以眷戀迷惑者。識不破也。且如曹瞞看他用心設計。非不豪且傑也。及其死也。叮嚀繾綣。以累其心。是豈不深可笑哉。可謂能用機巧以取天下。而不能以機巧絕此累也。（箕按。此老子甚愛必大費之意。深有警於世之多欲者。至論曹瞞臨終遺令事。此正小人之機巧也。司馬公嘗曰。操身後事有大於禪代者乎。操不一及之。而下至分香賣履。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其意若曰。禪代自是子孫所爲。我未嘗教爲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也。然則老瞞之機巧。非溫公之誠。孰能識之。）

世間坑穽。在在有之。要人醒醒耳。眼一少昧。足一少偏。心一少惑。則墮落其中。安能出哉。及其墮也。乃悔前日之所爲晚矣。此君子貴乎知微。余平日之過。多在好名。是以名不成而艱危累及之。何也。識見之不炯也。苟有識見。則班馬文章。不如顏之簞瓢。李杜才思。不如原憲之蓽窬。東坡言百種巧辯。均是綺語。豈欺我哉。豈欺我哉。

莊子曰。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此言深有理。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者。靜中動也。神動而天隨者。動中靜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而太極乘乎其中。天理之妙。何所而不寓哉。君子一念之差。則與天違矣。是以貴愼獨。莊子曰。憤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憤驕二字。深著人心之險。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以六馬喻人心也。然馭馬在乎羈勒。御心在乎持敬。敬者聖人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呂希哲退居宿州眞揚間。靜坐一室。日讀易一爻。家事一切不問。古人用心如此。今人不可及也。夫爻之吉凶進退存亡之理。無所不備。凝神靜慮。端坐玩之。則其樂何如哉。

莊子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一宿而去。所謂公器。多取之說。於理實當。所謂一宿而去則不可也。夫仁義根於心。天之與我者也。人之爲人有此具也。無此具則非人矣。其可一宿而去哉。孟子曰。仁者人之安宅也。義者人之正路也。吾儒之言。萬全而無弊。（箕按莊子蘧廬宿之說。本爲老聃樂與餌過客止。其謂公器不可多取。乃爲采榮于譽者戒也。若夫郭正之謂法。眞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則亦奈之何哉。惟無實盜名爲可恥。而莊子所以有是言也。）學者讀書。正以明理爲本也。理既明則中心有主。而天下是非邪正判矣。然人品不一。亦有理明而不能行者。亦有能行而理未烱者。要之皆未造其域也。理明而能斷。不膠於紛紛之議。德修而能斷。不奪於功利之私。斯爲尙矣。

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濟。君子立心。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咈。卽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卽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爲人容。當制欲而不可爲欲制。觀婁師德丙吉之爲人。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

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也。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如何。彼爲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爲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讐而相害也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意正如此。

我以厚待人。人以薄待我。匪薄也。我厚之未至也。我以禮接人。人以虐加我。匪虐也。我禮之未至也。厚也。

禮也。自我行之薄也。虐也。由我召之。彼何罪耶。然則厚矣。禮矣。彼復薄虐者。乃我命也。彼何罪耶。是故不怨天。不尤人。庶幾君子乎。

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妾婦之道也。近世士大夫見權勢之人。爭相趨附。媚之惟恐後。得一美言。則喜溢於色。稍見抑之。則局脊不自安。又何異於妾婦之道也。夫壽夭窮通。天之命也。彼固有權勢矣。亦不能外於天而壽夭窮通於我也。諉諉然以諛之。恐恐然以附之。亦可愧也夫。

不得於天則怨天。不得於人則尤人。此古今之同情也。殊不知抑揚順逆。皆非人力所能爲。而皆造物使之然也。造物亦非有惡我好我而爲之也。彼亦不知我亦不知。莫之爲而爲之耳。怨於天者不知天。怨於人者不知命。聖人之所不取也。大丈夫胷中灑灑落落。如光風霽月。任其自然。何有一毫之動心哉。

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黏壁枯。東坡此言。深可爲知進不知退者之戒。夫人事之役役也。計謀之敝敝也。人皆以人事可以致富貴。計謀可以致功名。殊不知一作一輟。有物宰之。爲之而成者。非其能也。命之至也。況爲之而不成者多乎。造物無言也。人不可惑其聰。造物無形也。人不可瀆其公。世之人役役敝敝於百年之間。無頃刻之自安者。不亦深可哀耶。不足以爲造物撓。深足以爲造物笑。

以言譏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夫君子之存心。皆天理也。天理存則心平而氣和。心平而氣和。則人有過自能容之矣。尚何用言譏之哉。大抵好以言譏人者。必其忮心之重者也。惟其忮心之重也。所

以見人富貴則忌之。見人聲名則疾之。忌之疾之之心蓄之於平日。譏之激之之言發之於尋常。殊不知結怨已深。搆禍已稔。身亡家破。不可已矣。是故君子貴乎養心焉。

稠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非惟惹妬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且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彼不自責。其將謂吾有意而爲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乎。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卽答者。庶幾可耳。

君子不可以己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自然也。蕞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己之長。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讐矣。何也。諱莫諱乎己之短。樂莫樂於人之掩其短。彼旣揚我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

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輒誇功名。長於文章者。動輒誇文章。長於遊歷者。動輒誇其所見山川之勝。長於刑名者。動輒誇其讞獄之情。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其所長。故能保其長。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每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人心之不可不仁如此哉。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利避害。世之常態。置一物於必窮之地者。君子不爲也。況作好惡於其間耶。九齡盛德之士也。一念之差。猶不免於絕嗣。丁謂盧多遜之輩。

當何如耶。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夸之於貪汚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索之於我矣。有識畏禍者。與之可也。不然尤物生禍。其能逃哉。漢晉唐宋以來。如此者衆矣。可不懼耶。不然誅而薦賄無及矣。

禍莫大於多貪。富莫富於知足。欲心勝則狗物。狗物則身輕而物重矣。物重則昏然無窮。不喪其身不止矣。是故聖人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欲也。由其無欲。故視天下爲一家一身。猶衆人安於所寓。不以貧賤異其心。不以出處異其事。淡然曠然而已爾。彼徇物者。由不知足之故也。苟知足則心安。心安則事少。事少則家道和。家道和則人無不知矣。故曰。富於知足。

君子於小人。未嘗不識其形狀也。但君子容之而不與較耳。校人之欺子產。醫者之欺晦翁。君子寧肯先起心而測之哉。彼小人以爲君子可欺也。恣其所爲。昧其本心。而自以爲得計。殊不知君子視之發爲一笑而已。是故蓄鏡待物者。君子之用心。持鏡索照者。非君子之用心也。

言之非難。處之爲難。士大夫安居之時。見人憂患害則曰。是何足以爲吾之憂。見人恤貧賤則曰。是何足以爲吾之恤。及其親履其事。則色喪膽落。張張遑遑。莫之措矣。殊不知張張遑遑者。徒自苦耳。造化已定之矣。善乎康節之言曰。能言未是眞君子。善處方爲大丈夫。君子之生濁世。誠不可不思所以善處。

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人之心。懷輕人之心者類乎薄。挾上人之心者類乎狂。何也。貴乎平而不貴乎紊。有輕人上人之心則客氣常在。而心無頃刻之樂矣。世之文士見愚人得富貴。則不惟顏色輕之。而心實輕之。見君子得聲名。則不特念慮妬之。而動靜亦妬之。是大可嘆也。天之生物。物不能齊。吾當平心酬酢於賢愚之間可也。彼徒有輕人之心。而造物者竊笑之。彼徒有上人之心。而學問日損之。又曷若虛己接物。以爲進德修業之基耶。

世事不可執一而觀。要隨時詳審可也。彼貴則此賤。彼賤則此貴。循環往來。恆無定勢。然古人言富貴者徜來之物也。殊不知貧賤者亦徜來之物也。其來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止。往往係於冥冥之中。而非人力之所能及。世之人憂貧賤如狼虎。慕富貴如芻豢。曲計巧心。務要去此而留彼。噫。遑遑汲汲。是徒然耳。殊爲造物者笑。大凡君子之生於世也。不可有過言。過言非吉道也。何也。其瑕易露也。吾有么麼之清。動輒以包拯之清夸人。吾有么麼之德。動輒以顏子之德矜己。一有微瑕。則衆人指而責之矣。殊不知清者己之職分所當爲。德者天性之所當率。豈可以此而驕人哉。往往清者爲人所汚。德者爲人所敗。職此之由也。

# 筆疇

卷下

錫山王　逢著

聖人道濟天下。未嘗有忘蒼生之心。然亦未嘗必何也。時命在天。非聖人所能必也。世之學者。動輒以聖人自喻。不擇時之隆汙。殊不知聖人之才無可不可。酬酢萬變。如造化之於四時。或暘而暘。或雨而雨。過化存神。非人可測。區區小才。假聖人以藉口者。能如是邪。吁。志大才短。此陳蕃竇武之所以敗也。

亂不生於亂。而根於治。治不生於治。而根於亂。自古以來勢之必然也。君子常於平治之時。而察乎致亂之機。常於紊亂之日。而詳乎平治之原。一安一危。相爲倚伏。善治天下者。不敢以治者爲治。（箕按陸宣公云。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而已。斯言可謂剴切痛快。惜乎德宗庸惑不能用也。）

理者坦途也。人人可行。世之人好於奸譎而巧詐百出。欲求富貴而反貧賤。欲求進步而反卻行。其故何哉。曲折崎嶇。徒費其力。卒有天爲之主也。

古人云。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蓋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色能取媚於一時。不能不受辱於日後。衞靈公彌子瑕是矣。

三代之上易爲力何也。道之一也。漢唐以下難爲功何也。岐之多也。道之一則人心歸。岐之多。則人心離。此賢才之所以難得也。

才位時命。自古以來兼得者鮮矣。以聖人論之。伊尹兼得者也。孔子偏得者也。在此不在彼。達不達不足論矣。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抑非伊尹與遯世。不見是而無悶。抑非孔子與聖人。出非爲己。隱非爲人。巧言易入人之耳。似德而非德。故聖人曰。亂德小不忍。易逞己之怒。似勇而非勇。故聖人曰。亂大謀。苟能以理聽言。則心有主。以道窒忿。則心自清。是故大學之教。必先事乎格物致知焉。

責人之孝。必當思己之孝。責人之忠。必當思己之忠。世之好爲人師者。動輒責人而忘自責。彼其受責者。未嘗不潛悔而竊笑之。此嘉言善行所以難入乎人心。良師善友所以難勸乎人也。人之習氣最難變。至老成之後。此心未且。且如自小好文章。雖遭摧折頓困。不過一時懲創爾。至於坐中有人論文。則又喜形於色。喙嗑嗑而動矣。且如自小好博弈。今雖行高志立矣。有人博弈。亦未嘗不莞然微笑。其故何也。習氣故也。是故君子當力制其心而明於理焉。

士風爲國之本。廉恥爲士風之本。廉恥興則士風盛。士風盛則風俗和可知矣。爲政者。孰不知士風之重。而廉恥不修。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可不可哉。

古人云。有言有道。無道接輿所以行歌。有人無時。箕子所以佯狂。箕按袁宏三國名臣贊序云。有道無所。孟子所以吝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

泣與此語意相類。吁。賢者之用心亦可悲矣。何也。士之生世。孰不欲踶跂於功名哉。顧時運之不偶。不得已與草木爲侶。爾長笑清風。高臥深谷。豈其本心邪。箕按跂跂當作踶跂。莊子踶跂爲義。又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踶跂計切。躍也。又蹋也。漢書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跂去智切。垂足也。登也。又與企同。說文舉踵望也。又黃公紹韻會踶文几切。用心力有爲之貌。乃引莊子云。踶踶爲義恐非。蓋莊子本文躓躓爲仁。漫爲樂。摘僻爲禮。不應此獨爲疊字也。

人之精神心術。與天地相爲流通。三代之時。天地位萬物育者。人心與天心同也。夫知者何也。理而已。人各循其理而不苟。則心自正。心既正則家正。家既正則國正。國正則天下正矣。天下正則天地正。天地正則萬物正。合天下於大順。攝萬心爲一心。四靈於是乎至矣。

古人之學於行相符。今人之學行分爲兩途。古人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今人多識前言往行以資其才。此風俗之所以漓。人心所以不仁也與。

高城深池。不足持也。長戟利劍。不足倚也。弘庫高廩。不足數也。禮義廉恥。金城湯池也。金其城也。所以保其所有。湯其池也。所以畜其所存。然則禮義廉恥。豈可須臾而亡哉。爲士者廢禮義而營資產。去廉恥而務貪汙。所得甚少。所損甚多。不亦愚且冥邪。

小人之量如鍼眼不能容物。心如棘刺常思害人。身如茅屋見事風生。君子遇之一以禮。待之一以默。包之可也。遠之可也。避之可也。

悔吝二字。人笑之者皆以爲憂。殊不知悔吝有功於人也大矣。何則。悔則痛懲其將然之過。人能痛懲其

過。何灾不可禳。何患不可避。吝則圖救其平日之過。人能圖救其過。何吉不可尙。何凶不可轉。凶惟其悔而不知悛。吝而不知救。吾末如之何也已。先儒云。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趨吉二字。可謂將至其域。聖人用力之時也。（巽按此論深有益於讀易者。）

黃太史有云。萬言萬中。不如一默。默之於人大有益也。易曰。易其心而後言。凡言語不可不先察其理而後出也。然則又豈止於一默而已哉。黃太史又云。難以口舌辨。水清石自見。大凡與人議論。不可執於己見。亦不可狥於彼見。一以理定之可也。其或彼言之是邪。我則從其是。其或彼言之非邪。吾則恕其非。切不可怒形於顏色口舌之間也。世之鋒刃仇敵。皆由於無兩容之氣也。王介甫所以終身無憾於明道先生也與。

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人之所以爲人。以心爲之主也。世之人往往以有身之故。口之耽於味。目之炫於色。鼻之蔽於臭。耳之淫於聲者。衆矣。殊不知命有貴賤。分有高下。敝敝焉求之不得而反隕其身也。記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此之謂與。

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釋之者曰。芻狗者。用則貴之。已則賤之也。予嘗以爲不然。夫天地以生物之心爲心。苟有芻狗萬物之心。則天地無生物之心矣。聖人以濟物之心爲心。苟有芻狗百姓之心。則聖人無濟物之心矣。其可哉。蓋曰。天地若不仁。則以萬物爲芻狗矣。見其生生

之機無已也。蓋曰聖人若不仁。則以百姓爲芻狗矣。見其肫肫之心無已也。如此解之。豈不辭從而理順邪。（箕按此能發前人所未及。蕞殘錄亦采入。）

世儒論聖人無不可爲之時。理固然也。夫以聖人之才論之。誠如世儒之論。然使人君任之不專。信之不篤。聽之不納。則亦徒然爾。雖有才。將何爲哉。所謂無不可爲之時者。必若伊尹之與成湯。太公之與文王。始可哉。（箕按世儒論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亦謂其才足以濟變。道足以興衰。雖極亂之時。無不可謂爾。故朱子謂仲尼當衰周之時。便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蓋亦未嘗不欲任用之專且切也。可仕則仕。不可則止。聖人不能違時。又豈嘗強之以必爲哉。）

大凡見王公貴人。當誠心以奉之。至於言語之際。不可發凶惡之論。蓋富貴之人。喜於康甯。厭於刑戮故也。吉人之言。非徒不諛於人。亦不傷於人也。藹然和氣之充溢。薰然粹然言語之有文。庶幾君子矣。彼誕謾凶禍。使人毛髮之凜然。肆議刀鋸。使人襟抱之不懌。豈吉人也哉。豈吉人也哉。易曰。吉人之辭寡。信矣。

路逢一野人言曰。道人言將軍令。歸至齋中。自思曰。言者是非之機。榮辱之兆。常人猶不可易。況道人乎。道人者理之窟也。一言不謹。則誤於人矣。令者死之樞。樞勝則之原。一令不當。則之敗亡之禍矣。是故言係乎人之趨向。令係乎國之存亡。二者皆不可不謹也。

昔齊之盧蒲嫳惡子尾子雅之爲人。怒曰。二子禽獸也。吾寢處之矣。二子聞之放之於莒。齊景公曰。莒盧蒲嫳見而泣曰。余髮種種。無能爲矣。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諸二子。二子曰。彼髮雖短。而心甚長。其或

寢處我矣。又放之於兆燕。嗚呼。輕言召禍。盧蒲嫳之謂乎。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愼。此之謂也。

箕按寢處。謂寢處其皮也。春秋傳齊州綽對莊公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二子謂殖綽郭最。言其未足爲勇也。與此義同。

大抵與奸邪之人言論。當以忠君孝父平坦可行者言之。愼毋以古今權謀智計啓其不正之心。自古奸邪之人。竊取乎史書者衆矣。史以垂興亡鑒得失。奸邪之人乃用之以資其小人之才焉。吁。此邵康節所以識章惇與。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順者一而逆者三。子思以順易處而逆難居也。故多其逆而少其順。使人淬勵以自修焉。古之人以心會景。以理馭世。反其逆以爲順者。政以其識量之高也。故曰。無入而不自得。

士君子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言發於外。則人以爲謗矣。不可無濟物之志。不可有濟物之名。名敷於外。則求之者衆矣。人以爲謗禍必及己。雖曰有憂國之心。無所控訴矣。求之者衆。怨必及身。雖曰有濟物之志。無所解紛矣。是故君子貴寶嗇焉。

昔倪寬敏於文而吶於言。至於人君游心帝王之術之語。可爲千萬世治天下者之要。史官言其通世務。明習文法。然則政事豈在夫多言哉。

朱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後同平章事。庸鄙迂僻而無他長。制出中外爲之發哂。然則大言豈

有益於政事哉。（箕按貪冒無恥。不自量已者。非獨朱朴一人。此鄭瑩累讓不獲。數月致仕者。先儒所以許其自知之明。爲人所難也。）

人之爲人。貴乎涉世。不涉世則智不明。人見世之小人。肥馬輕裘。鼎俎而食。以爲有福人也。而不知蠹政戕仁。欺天害理於幽暗之中者不少。夫稔惡於冥冥之中。享祿於昭昭之地。得罪於天地鬼神。而懵然不知者。非福也。禍也。是故惟涉世之君子。則不以崇高富貴爲樂。而常以蠹政戕仁爲畏。

詩曰。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夫總而言之。皆松柏也。然有可斷者焉。有可度者焉。有可尋者焉。有可尺者焉。而使之各稱其材者。則工師之心而已。是故宰相之用人。何異於是。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世無遺才矣。若夫浮華輕薄之子。大言不慚之人。任以爲治。非惟爲其人之災。抑亦爲國家之災。（箕按柳子梓人傳。亦論相天下者之道。視此尤爲詳盡。）

李邕文名天下。盧藏用曰。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爾。夫李泰和之文章書翰。固足以過人。然用之不已。乃嬰林甫之禍。盧之爲人。固不足取。但其所言適中泰和之病。豈非剛則折。銳則挫乎。夫用壯固不可矣。而又處壯安得而不觸藩哉。然則剛強之事。有道者戒之。

世人見人文章之工麗者。輒稱曰。有才學。不知才自才。學自學也。才者天之所賦。學者已之所積。格物致知。以明其理。嘉言善行。以存諸心。古今事變。以究其道。此學也。施之於文章。達之於經濟。則才矣。有才無學。猶巧匠能構室而無斧斤。有學無才。猶篙師便水性而無舟楫。才也。學也。此所以相資而爲用乎。

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刃可以剃毛。庖丁爲庖十九年而刃如新銅。其故何也。理存於心。妙應於手。心手相忘。而會以神也。大凡可以言傳者迹也。不可以言傳者妙也。夫一藝猶有妙。況君子於道乎。道在天地間無所而不寓。是故知道者無理而不明。明理者無地而不樂。

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此詩人不平之意也。然不爲明珠則已。既爲明珠。羣沙豈能穢哉。不爲孤芳則已。既爲孤芳。衆草豈能凌哉。士君子目擊道存。無所不樂。小人能掩其德而不能掩其心。能抑其身而不能抑其道。

學道無蚤暮。進德無後先。道德在己而不在人。在心而不在時。何蚤晚先後之爲異哉。一日失之則一日淪於禽獸。一日得之則一日肩於聖賢。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正以道德爲貴也。不獨以其爲貴也。蓋不可不學。不可不進也。劉向謂老而學者。如秉燭夜遊非也。何也。秉燭夜行。雖不逮乎白日。豈不愈於懵然無聞而其心爲禽獸者邪。（箕按劉向之學者。故詞章之學也。故謂老而有精力不逮之患。若夫道德。詎以老幼而異。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衞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以公恪於朝夕以交戒我。於是作懿戒。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儆。故沒稱爲睿聖。然則老豈可以不學哉。）

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宰。厥後身尸於朝。宗滅於絳。何邪。不能處富貴也。夫違謙越禮。而欲長保其富貴。得乎。周公以王室至親。居冢宰之位。至富貴也。而不害於聖人。豈非能處富貴者。不以富貴而恤其心哉。君子未嘗有心於富貴也。愈富貴而德愈修。愈尊崇而德愈執。非保其富貴尊崇也。知富尊崇爲

無情之物。易爲孽也。古人有言。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嗚呼。可畏也已。可悲也已。

魂交而神變。氣息而形閉。故夢生焉。夢者非自外致也。日之所爲也。日之所爲有善惡。夜之所夢有吉凶。盜跖不夢堯。堯豈夢盜跖哉。是故君子究察乎夜之所夢。致力乎日之所爲。使日之所爲善。則夜之所夢善矣。有一不善。則日之所爲猶未盡也。然則夢者。所以驗吾善惡之進退者乎。（箕按周禮有占夢之官。使觀天地之會。辯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故朱子曰。人之精神與天地相爲流通。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今觀此篇之論。深得存省之要。）

桎梏刀鋸凶器也。見之無不慘焉。性命道德善物也。見之無不慕焉。夫人既知此矣。而往往於利欲之間。使心焦而氣饋。神憂而志戚者。甚於桎梏刀鋸也。甚於桎梏刀鋸而不知避。是取凶器而自戕也。夫取凶器自戕。雖嬰孩亦不肯爲。何丈夫自棄若此哉。愚之甚矣。聖人所以窮不戚。達不欣。福不淫。禍不亂者。性命道德之在已乎。

靈芝瑞菌。不生於四衝之逵。麒麟鸞鸑。不產於亂離之世。反是則必以爲恠矣。豈徒以爲恠哉。生不獲保其全矣。是故君子處於羣邪之間。羣邪亦必以爲恠矣。豈徒以爲恠哉。殆將忌之矣。排陷而擯斥之矣。嗟乎。君子與羣邪並生於世。其不相容也如此。則爲君子者。其可不愼邪。其可不遠邪。

純一不已天道也。終日乾乾人道也。以人事天。天卽人矣。是故天道流行而不息。故萬物生。人心純一而不雜。故萬事順。天有生生不已之德。人有生生不已之理。同謂之仁。有一毫之間。不謂之天道。有一念之

雜別。不謂之仁道。嗚呼。此君子所以貴於愼獨也與。

在天爲天命。在人爲天性。理一也。在天爲陰陽。在人爲形體氣一也。合理與氣。於是乎有心焉。故曰。虛靈知覺。虛則見天理之湛然者爲甚明。靈則見天理之流行者爲甚妙。靈則虛。虛則靈。知覺於是乎生焉。然行其所當行者。則知覺原夫理。知覺原夫理。人心卽道心矣。行所不當行者。則知覺牿於氣。知覺牿於氣。人心遺道心矣。故理一而氣二。道心同而人心異。然則學者其可不盡夫精一之功哉。

人有以事來謀者。必察其謀之是非。其是邪以理告之。其非邪亦以理告之。嚴君平賣卜。子告之以孝。臣告之以忠可也。設或十人同坐。有人以事謀之。則不可先發喙何也。先發喙則爲謀府矣。謀府古人所戒。

箕按謀府。言爲謀之所聚也。莊子無爲謀府。與左氏傳言不爲怨府義同。

昔陽城盡疏裴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季繁爲故人之子。且其家教之有素也。使之繕寫。繁得其情。徑告延齡。及城疏入。而延齡一一解之。德宗遂以爲妄而不之省。嗚呼。人心難測有如是乎。君子取交其可易乎。誠不可不深思而精擇也。

富貴不祥之器也。古之君子不得已受之。是以兢兢以守之。業業以保之者。非畏富貴之去也。懼禍患隨之也。今之人驟得富貴。則遽易其志慮。熒惑其心身。無所不爲矣。殊不知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焉。能保其富貴哉。此陳嬰之母所以賢哉。

箕按勘當作瞰。揚雄解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蓋俯視曰瞰。高明卽書洪範無虐煢獨。而畏高明。蔡傳云。有位之尊顯者也。易曰。鬼神禍盈而福謙。

故云鬼瞰其室也。

慾心重者。雖處富貴之地。未嘗須臾之不憂也。何也。位高者多無子。則爲無子累其心矣。才高者多無位。則爲無位累其心矣。天地間萬物之不齊。彼屈此伸。彼有此無。自然之理。必求全其心之慾。則弊弊乎百歲之間無須臾之不憂矣。處事不可擬擬。亦不可孜孜。孜孜則罷軟無立。擬擬則箝硬惹禍。和易其身心。謙恭其言語。近恕而行。則人無怨而躬全矣。

大凡不仁之人。不可與遊何也。不仁之人其心不常悅悅。則把袂連衽。傾心覆膽。怒則持戈執戟。怒氣相嘉矣。夫與之遊尙不可。況欲與之謀大事。決大疑哉。東坡言人心不可縱放。閑散既久。毛髮許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予平日之病。正坐於此。自小以讀書爲業。除把筆攻文外。世事茫然不知。纖有毛髮事。則蹙蹙不自寧矣。蓋懶惰之害也如此。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骸俱怠。百骸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聖人不言命。而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何也。蓋命者。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世人不知此。則百計用心於其間。殊不知百計用心者徒然耳。命既如此。則當寧心以待之。不可趨避也。聖人慮世人徒費其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非聖人自言命也。

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論人之機巧。我一時言之。彼一時聽之。言之者固不爲難。彼

聽之者蓄之於心而不忘矣。險者資其陰私以爲訐本。奸者用其機巧以爲利基。豈不損物害理之甚哉。吾雖不曾損物害理。亦猶抱薪資火。障水資潮。焚人之宅。沒人之田者矣。吁。此仁者之所深戒乎。

大言不慚。此學者之大病。夫人雖至愚。是非之心則皆有之。或乘憤以慍人。或因喜而誇衆。殊不知人雖無言。而默笑於胷中矣。

蘇武牧羝北海上。其節凜然。固不可及矣。然取胡婦生子。抑又何也。殊不知匈奴難之者無所不至。苦之者無所不周。取婦生子。一以安匈奴。一以全性命歸漢也。不然身死其地。骨瘞虜庭。豈不辱哉。東坡謂色慾之心雖蘇武不免。不知武矣。一婦奚足以汚其清風勁節耶。

君子立身。其大要在乎懲忿窒慾。忿如火。不遏則燎于原矣。慾如水。不遏則洚洞滔天矣。何家國之不廢。何災禍之不致哉。惟其懲故心清而志安。惟其窒故氣暢而神安。

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濟矣。是以羣衆之中。淡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告人而可脫者也。或有不得於心。寄言咏歌之間。陶寫性靈而已。

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盍以清靜省事爲本。窮通有命。徒事紛紛。夫何益哉。

士君子不可不大其胸襟。不大其胸襟。則一日之內。一歲之間。役役鬪捷於聲利之場。如之何而能樂哉。

蓋以有限之身。混於無窮之欲。得之於此。失之於彼。強欲兩全其欲。則慘然有不如意之憂矣。望望焉求之不得。僕僕焉購之無方。愈憂而愈苦。莫之能釋也。是故以六合爲一己。以抔冶爲一陶者。則無往而不樂。

客有問於予曰。處順境易。處逆境難。信乎。予曰。兩者俱難。惟智者處之則無難也。順境者人易縱之時也。縱之不已。則天奪其魄。故曰。小人福薄。福過禍生。逆境者動而有悔之時也。悔之痛切。則天祐之。故曰。吊者在門。慶者在閭。是故處順境而知懼。遇逆境而知憂。則禍患不能及焉。上士達無憂。下士遇亦無憂。憂之所鍾。正在中人乎。

恕之一字。因爲求仁之要。量之一字。又爲行恕之要。未有能恕而無量者也。亦未有有量而無恕者也。是故恕雖當勉。量亦當學。有杯盂之量。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量。有天地之量。天地之量聖人也。江海之量賢人也。池沼之量中人也。杯盂之量小人也。易喜易怒者小人也。易與易奪者小人也。未滿而先盈者小人也。未富而先富者小人也。中人則有寬有狹。賢人則多寬而少狹。至於聖人則萬物不能撓其志。與日月同其明。與鬼神合其德。蕩蕩熙熙。無所不容矣。然則學量之功何先。曰。窮理。窮理則明。明則寬。寬則恕。恕則仁矣。

老氏動輒要絕嗜欲。男女飲食。豈可絕耶。但不以彼累心。節之而已。孟子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

者寡矣．謂之寡則可．謂之絕則未可．

右筆疇三十二篇．實先正垂世諭俗砭庸發矇切要語也．先君子嘗有味乎其言．欲梓行未果．每以散言弗傳爲憾．予於丁卯冬自都下歸省．道過清源．適晤姻丈孫太史正峯先生．授是編啓而讀之．鑿鑿乎大有補于名教．可以省心克己．可以御衆酬物．誠斯世之準繩硎範也．重有感于先君之志．爰校而梓之榮壽堂．期與達者共勉旃而策勵焉．夫聞言不信．大易之垂戒．孔昭自暴難言．孟子之敷誨甚懇．讀是編者．尙毋忽於布帛菽粟之訓．以自諱夫膏肓腠理之疾．庶逆耳之論．與苦口之劑．其功並足多云．後學祝章俊民謹識．

# 屈辭

王褘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陵學山學海類編及函海金華叢書皆收有此書函海從王禕本集題作卮辭百陵學海金華三本題作華川卮辭又函海本條數較百陵學海爲多金華則錄自函海故據函海本排印書名亦從之

# 卮辭序

至正戊戌之歲。自秋徂冬。予挈家避兵縣南。往來鳳林香溪之間。朋友離散。又絕無書可觀。心邑鬱不自聊。間因追憶疇昔所聞見者。志之於簡。以其爲言乃夫人所同好。故名曰卮辭。用以質諸同志者焉。王禕

# 卮辭卷一

明 王禕 撰

聖人之治天下也。仁義禮樂而已矣。仁義充其所固有。所以治其內也。禮樂修其所當爲。所以治其外也。是故內外交治。而天下化矣。

五伯假仁義。仁義不待假也。根於人心之固有者。夫人有之。奚獨五伯而假之也。謂之假者。自其行事而言之。比之堯舜湯武。固爲有間已。

五帝異禮。三王不同樂。此言禮樂之文耳。聖人建天地之中以爲禮。導天地之和以爲樂。故大禮與天地同流。大樂與天地同和。此萬世之所同也。五帝三王。豈得有所損益也哉。

至誠之道。通天人。貫古今。萬里之原。百行之根。其存不易。其運不息。不易故有常。不息故無疆。道德君子之寶也。德其本也。道其用也。修行所以蓄德也。立言所以載道也。德成矣。行不期修而自修。道至矣。言不期立而自立。

千古在前。千古在後。吾身處其間。百年頃刻耳。奈何前承千古。後垂千古乎。亦曰自致於不朽焉耳矣。不朽之道奈何。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人身甚微細也。而至廣且大者心也。範圍天地。經緯古今。綜理人理。酬酢事變。何莫非心思之所致也。於

是聖賢有心學焉。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養心。終之以盡心。是故心學廢。人之有心者猶無心矣。無心則無以宰其身。倀倀焉。身猶一物耳。何名爲人哉。

人心之靈。思而已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楊子曰。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大學致知格物之功。其有出於思之外者乎。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無思也。不待思也。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復何待於思哉。

惟至靜足以制天下之物。惟至虛足以容天下之物。靜者道之體。虛者道之具。不能靜。未有能乘動者也。不能虛。未有能致實者也。不能乘動。道無由而用。不能致實。道無自而立。

聖人操天下之利器。故能爲天下宰。綏冕以旌功。斧鉞以誅罪。天下曷有不令者乎。失其所操。則無能以自致矣。羿逢蒙不能枉矢弱弓。射遠中微。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車不作之馬。任重而致遠。

聖人法天而立道。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秋冬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此天人之義。古今之道也。

道之大原出於天。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惟其弊也。故有偏而不起之處。而政有眊而不行。先王舉其偏而正之。蓋補其弊而已矣。

天非人無以爲靈。人非天無以爲生。天人其一氣乎。君非民不能自立。民非君不能自一。君民其一職乎。

天人之際至親且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致祥則休徵而五福至致異則咎徵而六極生感應之機間不容髮是故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農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敍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此八者爲治之本也

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孝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志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可以盡天下之心矣

人君欲天下之氣之和也在遂羣生之性而納之於仁壽欲人之仁壽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稅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且安則仁讓興焉壽考至焉而天地和平之氣應矣所以蓄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也

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欺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徭役苛煩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團結男女遮迾六亡也盜賊劫掠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猶可也又有七死焉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濫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國安而刑

措。誠難也矣。評選用良吏將安全之。顧死亡之耶。讀此可慨。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王者能富萬民。而不能富一夫。能安四海。而不能安一戶。豈其智弗及。而力弗逮哉。無私故也。

取民其猶漁乎。網罟之目四寸。則所獲皆盈尺之魚矣。其弗獲者固得以遂其生也。竭澤而求之。纖鱗瑣鬣。無弗獲也。而其遺類之存者幾希矣。

聖人不得已而用刑。輔治之具。匪刑不懲。刑書刑鼎。特以示世之章程。是故簡易者。制刑之本。矜恤者。用刑之情。

聖王之制。兵用以康。不若匡不又而已。是故有義兵而無忿兵。有應兵而無貪兵。

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帝王爲政。未有不因乎古者。是故春秋大復古。重變古。書初猷六羽。大復古也。書初稅畮。重變古也。非古是今。秦之所以亡歟。

爲天下者。必先有天下之才。而又有天下之器。乃足以成天下之功矣。才以施之。器以容之。施之欲無弊。容之欲無遺。施之周。故其業可大。容之廣。故其德可久。

才各有所用。當其用則其才乃見。伊尹周公設不用爲相。而使爲百工。特百工之一耳。何以見其相才乎。干將莫邪。以之水斬蛟龍。陸剸犀革。其芒刃有餘利。用以割雞屠狗。猶夫刀也。騏驥駑駘。一日千里。不竭蹶而可至。顧使局促立仗下。其與駑駘奚異哉。

董仲舒之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公宏之言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美哉乎。皆可謂有德者之言矣。其人固不可同年而語也。然惟君子不以人廢言。天理人欲。勢必相反。故循天理則絕人欲。徇人欲則滅天理。然世固有徇人欲而合天理者。有絕人欲而反天理者。齊桓晉文之霸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號令列國。幾於改物。無非徇人欲也。然其尊王室。安中國。攘夷狄。則循天理矣。楊朱墨翟老佛之徒。以爲我兼愛、清淨、寂滅爲教。無非絕人欲也。至於無父無君。殄人類爲禽獸之歸。則滅天理矣。循天理。絕人欲。惟聖人能之。徇人欲。滅天理。則小人矣。霸者異端。處二者之間。其將盜名而陷於一偏者乎。

君子喜聞己之過。而惡言人之過。聞己之過。則其過可得而遂改。言人之過。乃所以益己之過而已。

君子有五恥。而不能富貴不與焉。行不擇義。君子恥之。言不成文。君子恥之。學不聞道。君子恥之。仕不得君。君子恥之。澤不及民。君子恥之。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非一端也。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故必隨其非而格之。格之之道。攻之以言。難爲從。感之以德。易爲化。故非大人莫之能。古之大人。伊尹周公是已。

一圍之木。支大廈之傾覆。五寸之鍵。制重門之闔闢。孰謂傾危之朝。一人之力不能以維持之哉。

君子之於世。仕隱二端而已。食人之祿。死人之事。以身徇國。固爲難矣。若夫依約玩世。懷其道而不輕售於人。以完其身。以樂其眞。斯尤難也。故忘己以爲人。與獨善其身。其操雖殊。其志於仁則一而已。毋以智術殺身。毋以政術殺人。毋以業術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天道遠。人道邇。故君子貴於盡人道。人心昧。天心顯。故君子斬於合天心。人可欺也。天不可欺也。心不可欺也。評甚哉多術之爲害也。吾人道最爲名言。誰欺。欺天乎。欺心乎。此

人有三不祥。曰盈。曰矜。曰爭。盈則傾。矜則凌。爭則刑。惟盈故矜。惟矜故爭。

財者。陷身之穽。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腸之藥。人能於斯三者致戒焉。災禍其或寡矣。

利者。害之基。福者。禍之媒。乘除倚伏。灼如蓍龜。夫惟明炳幾先。乃能洞其幽燭。其微世之饕利溺福入而不出者。有不蹈災而襲危哉。

禍患之臻。言行之失召之也。故君子則謹言愼行也。視其足嘗若刖。視其舌嘗若結。

山高矣。鷹鸇猶以爲卑而增巢其上。淵深矣。鼉鼈猶以爲淺而穿穴其下。然而卒不免罹於畢弋者。何也。有身則有害也。惟君子藏其器若虛。爵祿莫敢爲之拘。體其道若遇。功名莫能爲之驅。爵祿者災之隅。功名者禍之輿。評吾有大患。爲吾有身此說本此。

君子觀於水。亦可以喻道矣。其流而不息。似道。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緜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清冷以

入。鮮潔以出。似廉。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信。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達。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橈。闕而不住。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君子比禮焉。

不才之人。必自多矣。不肖之人。必自大矣。自多、則謂天下舉莫如己矣。自大則謂己有以勝天下之人矣。是以謂自暴自棄。雖聖人教之。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用不用、命也。有其才而無其時。雖以孔子之聖。周流天下。卒不少遇而獲試焉。有其時無其命。故以唐虞之世。而有許由非由之不見用也。其受於天者非所當用也。

君子平居若無所事也。及涉於患難。則智愈明。氣愈平。志愈增。德愈成。道愈凝。故曰。不遇盤根錯節。無足以別利器。

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而順命。爲此言者。固云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盡無憾。乃可安之於命。故曰。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慊也。人之有生必有死。國之有興必有亡。猶物之有成則有壞。理之必至者也。君子雖知其然。至於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於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無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夫處困而能亨。非大人不能也。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公困於長勺。越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公困於驪氏。孔子困於陳蔡之間。皆困而終亨者也。困之爲道。猶寒

之及暖暖之及寒惟聖賢知之而難言之故曰有信不信

韓愈氏曰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殃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邱明失明司馬遷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而又廢王隱謗退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爍赤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吳兢亦不能自貴而後有聞此殆有激而言非至論也爲史而遇禍偶此數人耳古今爲史者寧止是乎至謂孔子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此尤不然孔子之不遇非以作春秋故也況春秋之作在于歷聘列國之後乎

文本於才才命於氣氣帥於志志立於學學以基之志以成之文不期工而自工矣苟徒驅之以才駕之以氣則才有時而盡氣有時而衰文能久而不躓乎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豈惟禮樂然哉氣運之盛衰俗尚之美惡君子於文章可以驗之矣雲漢昭回景緯宣著其天之文乎山川流峙草木繁滋其地之文乎經緯天地黼黻萬化其聖人之文乎朝廷之文閎而穆郊廟之文肅而簡都邑之文麗而壯學校之文博而辨仙釋之文奇而邃山林之文逸而峻邱陵之文婉而章

學必有師尊信其師說故易爲道師道廢學者始驁其私說而道術乖矣斷木爲棋刓革爲鞠猶必有師焉況於學道乎

道不可以言傳也契之於身悟之於心道之全在我矣身者道之符心者道之儲彼以口舌爲者竊道之華棄道之眞者也

學在力力則無不至性質之駑駘不與焉騏驥千里跛鼈亦千里

學亦多術矣。儒墨名法。道雜從橫。權謀之屬。均之爲學。而用心異矣。是以君子爲學。貴愼於擇術。

天不可知也。可知者理。命不可必也。可必者義。明於理則合天。安於義則盡命。

道成而不獲於天者、命也。時至而不用於人者、性也。命在天、性在人。在天者不可強而致。在人者不可苟而從。

人之欲爲善也。由乎一念之烈而已。反而求之。克而致之。盜跖有不可爲堯舜者乎。

君子所持者善而已。善者福之萃也。善由於己。福由於天。由於天者不可以必得。由於己者固可以必爲。吾知爲吾所可爲者而已。所不可必得者。吾安敢以取必哉。爲吾所可爲。此吾之所爲恃也。

善惡之致禍福。如影響之應形聲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積惡在身。如烈火鎖膏。而人不見。

君子觀夫禍福之重輕。可以驗乎善惡之深淺矣。是故善無隱而不彰。惡無微而不著。

福善禍淫。天之道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世亦有爲善而蒙禍。作惡而受福者矣。古語有之。猖蹶而活。先人餘烈。貞良而亡。先人餘殃。

君子之交際。莫愼於取予。非所當取而取之傷廉。非所當予而予之傷惠。取予之當否。視義之何如。義利之分。其間不能以髮。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君子其愼取友哉。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虫不知苦。糞蛆不知臭。與生俱化故也。人生而性善者也。溺於利欲。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悲矣。

交友之道。褻則慢。慢則欺。嚴則憚。憚則離。惟敬是主。則情眞而愈宜。好久而不衰。

衆君子之中。一小人容焉。鮮有不敗其成者。蠹蟻仆柱梁。蚊蝱走牛羊。小人雖寡。爲害蓋甚鉅也。故國家之務去小人也。如農夫之除稂莠。稂莠雖微。不得不除者也。

鵬鷃之大小。各安其分也。猿狙之靜躁。各遂其性也。物之不齊者。物之情。故惟聖人能使物各安其分。遂其性。而無不得其所。

名之爲物。與福相爲乘除。與禍相爲倚伏。名之重者福必減。名之顯者禍必增。故造物之所忌者名。君子欲逃焉。而不可得者也。

古今有亂臣。無亂民。夫民未有不厭亂而思治者也。思治者。亂之極。厭亂者。治之復。故易否終必泰。十三國風。終以豳風之詩。

春秋於災異雖微必書。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崩一。彗星三。夜嘗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石隕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皆一書。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電不雨。水旱饑。蟻螽。蝝之類。皆悉書之。以見天心之仁愛人君甚至也。事變失於下。則象變見於上。故災異者。天之所以譴告人君。使之警懼。人君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

能應之。禍敗至矣。自非大亡道之世。天未嘗不欲扶持而安全之也。祥瑞非聖人之所上。景星慶雲。甘露醴泉。華平連理。元秬黃鬯。麟鳳龜龍。素雉朱烏之類。史牒所載。不皆出於盛明之世。而往往見於衰亂之時。魯以麟弱。漢以白雉亡。莽以黃犀敗。唐以甘露亂。惡取其爲祥也。是故休符不於其祥於其仁。帝王以不仁而喪亡者有矣。烏有無祥瑞而不昌盛者哉。

地有是物。則天有是象。物之至大且多者。莫如金木水火土。其在天爲五星。曰歲星。曰熒惑。曰太白。曰鎮星。曰辰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其占云歲星所在。年穀豐穰。其對爲衝。歲乃有殃。餘星之殃。各有指焉。蓋五星在天爲緯星。其象爲至著。故災祥所繫爲最重。攙搶彗孛。句始枉矢。蚩尤之旗。皆其盈縮之所生也。春秋冬夏。伏見有時。躔舍分度。進退有常。失其常。離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爲吉祥。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五星之謂也。

災異之學。漢儒所尚。自董仲舒、劉向、歆父子。並推春秋洪範。以驗陰陽禍福。雖各有所據依而牽合傅會。後儒談之。夫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驗災異之變。卽知政事之失矣。而必曰某災某異。爲某事之失之所致。則既失之拘。又失之妄。宜其學之不終傳也。

兩漢之士。西京尚經術。東都尚名節。經術之弊流而窒。窒則僻。僻則迂。迂則不可行。名節之弊流而激。激則矯。矯則折。折則不可立。

江左一習。崇尚老莊。虛無以爲宗。曠達以爲務。脫略名檢。表飭風致。以清談相誇詡。當世莫不譏其廢事

也。然淝水之役。謝安以笑談卻符堅百萬之衆。清談其果廢事乎。

朋黨之名。何自而起歟。豈夫人實爲之。抑其人自致之耳。漢之朋黨。其人以才勝。以德勝者羣而不黨之君子也。以才勝者。同而不和之小人也。及宋之朋黨。則又君子小人迭爲勝負矣。嗚呼。朋黨之名起。國家未有不遂至於危亡者也。

世代迭更。士習各異。先漢之經術。後漢之名節。晉宋之清談。唐之辭章。宋之道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尚。政治之美惡。運祚之脩促。於是焉係。豈偶然哉。

天下之勢。匪強則弱。而皆至於亡國。周以弱亡。秦以強亡。勢之所趨。如水就下。雖聖人莫能遏之而預爲之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尊尊而親親。後世遂以弱亡。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後世遂以強亡。周公太公。豈智不知其勢之必弊哉。力弗及也。雖然。及其弊也。使聖人而復出焉。則一弛一張。所以消息調護之者。固必有其道矣。

總評　公如久相功業。必有足觀。卽其言可知其品。宜于死生之際從容就之矣。

# 密箴

蔡清撰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版權所有

# 密箴

晉江虛齋蔡清介夫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闊天高其器宇。鳳文麟趾其威儀。玉振金聲其辭語。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乎此。咄咄汝清。既有意於實學。尙日三復乎斯語。

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以驗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何如。此法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寔得造化之機。

培夜氣。引旦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而已矣。

程子曰。人能將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樣看。則有甚妨礙。大哉言乎。此卽西銘之見也。欲爲成人者。斯其實地乎。

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雖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屹砥柱於中流。

器量要宏。識見要精。趣味要清。

食服常温。一體皆春。心氣常順。百病自遯。

心術正大。舉動光明。青天白日。不負平生。
格天之功。興于衽席。溺身之悔。誤于詞章。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勤有堂隨錄及其他四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董雲霆 吳麟章 章德宣 龍旭光 胡達聰）

平祥